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洞麓堂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賀雲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洞麓堂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洞麓堂集十卷明尹臺撰臺字崇

基號舊山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

禮部尚書明詩綜稱其有洞山集此作洞麓

堂集考集首鄒元標序稱洞麓堂稿大宗伯

洞山尹公所撰去公家里許有奇洞峯巒卓

詭遂以名堂且名其稿然則洞山其所居地名洞麓則其堂名實一集也臺以護持楊繼盛一事為清議所歸集中如與羅念菴書謂近世宗良知家者心說沸揚只緣金谿錯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一語又極論即心即理之非謂即實有所得亦只此心靈覺之妙蓋非所見之理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陸氏之學大率類是又謂程子之徒當時且有失

傳如呂氏游氏寢入禪學朱子沒後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皆潜畔師說不止草廬一人其攻擊姚江之學甚力亦可謂屹然不移集中有祭陸東湖文一首推其望重朝廷功盛社稷云云東湖陸炳號也炳名列明史佞倖傳中與臺殊非氣類考史稱炳歲入不貲待權要周旋善類亦無所吝世宗數起大獄炳多所保全折節

士大夫未嘗搆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稱之者
臺之假借或以是故歟君子論公義不論私
交究不免為白璧之瑕也集凡文六卷詩四
卷元標序稱其詩數百首力推唐雅制疏書
序記銘狀表數百篇出入漢宋闡繹名理不
屑綺語雖鄉曲之詞例皆溢美今校其所作
尚不盡誣云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	--	--	--	--	--	--

洞麓堂集序

洞麓堂稿大宗伯洞山尹公所撰也去公家里許有奇
洞焉峯巒卓詭公容與其間圖書掩映烟霞流照甚適
也遂以名堂且名其稿詩數百首力追唐雅制疏書序
記銘狀表數百篇出入漢宋闡繹名理不屑屑綺語盛
矣公薨且久常偕友人甘子開氏謀曰公一代名碩其
人如高山大川後學典刑立朝多勁挺與諸佞倖為敵
護持楊忠愍一事流注士人口吻尤偉雖未竟公大業

然不朽者自在文惡可漫漶不傳而兩人家食詘於立
不果會繡水黃與叅使君觀察吉州念其大父遂泉公
為公門下士思深源本捐俸為公廣傳以鄒子里中後
進屬弁諸首簡元標常考諸方乘知吉川丈獻甲於海
寓宋自歐六一周益國高峙百代姑亡論我朝以史學
嬋媯館閣者幾二百人然解吉水楊西昌兩內閣最著
解天馬行空自出杼軸不可羈馽楊步武六一沉浸濃
郁後作者麟麟然或傳或不傳禾川自劉文安洎公鼎

起後先相望蓋皆藝苑赤志而士林之標表者也劉如
瓊林武庫晚而趨約手自裁集不過數卷公集視劉稍
贏紆紆容容浩淼無際伯仲韓歐世必有知者文安相
雖未久稱名相公雖未相然當時稍稍奸時喜好叅大
政如窺左足然公固守我里古先輩家法寧留滯周南
十餘年敦行詳裕邇徊不少貶茲公之所以為文宜傳
不然當時以文鳴者豈無人讀未畢熟數當時事令人
髮上指冠嗚呼傳公者豈在茲集哉聞之先輩讀書中

秘拜一官久不徙蓋欲畀之難巨理亂之寄必先授之
寂寞恬淡之鄉惟寂寞而後其志定恬淡而後其守堅
志定守堅則其審物之情也熟出則能肩斯世斯道處
亦不失為名公卿公當時雖優游南北乎然神情因依
多吾里名德及海內一二方聞先生是皆所謂恬淡寂
寞志定守堅人也公索諸先生於山坳水隈間歆然思
有以自下故公之造詣至老不衰今何時乎予因公有
無窮之感又因公而思吾里先輩之盛無論列宗朝即

在嘉靖間多遠識深詣班班人倫冠冕如此此又讀公
集者所當悚然興也萬厯丁未季夏月吉水鄒元標爾
瞻父撰

欽定四庫全書

洞麓堂集卷一

明 尹臺 撰

序

贈夢山先生遷廬陵令序

夢山先生既以諫左出為龍泉丞在治甫朞月而異政
歌於旁邑直指使以聞天子特遷廬陵令於是朝之縉
紳大夫士咸嘖嘖誦明聖顯能而昌直矣初先生左出

時門人隸通籍者二十有三人並謀申乃言先生覈然曰某既以言被罪諸君復揚摧其過無乃非相益意耶至廬陵之命出門人乃復合謀曰是可無言已乎臺曰唯哉事有衆人之所輕然在賢人君子則獨重非先生茲遷謂耶且夫和氏之璧始獻王而刖足再及其後也秦趙以十城爭之不獲鐵泄於葛盧之山成於莫邪氏之治世無知寶者久之精躍神動天下愕其良夫物或時渝而能見屢湮泯而皦然耀世者理固不可以類概

也矧賢人君子之致用其輕重顧得與衆人品校哉是
故遷不遷宜無甚與先生事而羣誦至弗能已豈不有
繇然耶且明聖在上能者用而直者不遺先生直動中
外能又焯焯出衆表夫苟無當於世則已如世之不可
遺先生也則一致用間視重海內豈但百衆人舉錯之
常而倍過之矣乎故臺惟先生茲遷也四善備乎其獨
有焉曰不謫過言其說在喻竈昔衛有壅政者近君或
告君曰竊常夢君於竈也君曰何哉曰竈一人煬則前

者不見後今得無煬君者乎於是衛去壅政者而國治
夫竈視君不恭之喻也君不謫其過而信其言則主悟
之明矣曰不察疑跡其說在宵行者段產言於新城君
曰宵行者能亡匿邪不能使無疑跡故臣被忤主之罪
則負宵行者之跡矣明主不疑於用然後其志顯焉曰
擇臣於謹節其說在原守晉侯難守原者而得趙衰謂
餒也不私其壺殮觀行於謹節也夫壺殮足以擇臣況
論列不辭譴罰者乎曰重官於近民其說在鄴令魏有

西門豹者文侯知其賢而使令鄴曰去矣就子之功夫
近民莫如令魏使賢而勉其功故鄴治稱誦至今文侯
之重官矣是故古之賢主以權量別天下士而器使之
官人必當其位舉人必因其能四善之知用爾夫承零
鷄癰列于肆則沮洳之澤無棄毛梁麗棧桷陳於室則
扶疏之林無枉植賢人君子克國家之器使視其材能
所登稱則士與同進者稽焉故苟得其人一可以倡十
苟失其人十不能沮於一先生第往乎將使今之在

位者歡權量於器使而稽其進引之端凡諸直與能者思濟然並效於昌顯之朝也不存乎先生之茲試矣哉

贈灤西王大夫叅政山西序

灤西王大夫以兵科都給事中出叅山西省政其行也同案諸君子為謁贈言於史氏臺史臺曰嘻余言奚有於大夫雖然亦竊聞大夫之賢久矣夫大夫之學于古也非黜乎深積默藏而不著其有者耶曰然大夫之為令于邑為言臣於給垣也非靡心惠下不矜哆其能乞

乞乎公私大計不慕激切之虛名者耶曰然大夫之飭
行也非偃乎建素樸為表而遵晦於明窳然曠同不設
溝塍之浚阻者耶曰然史臺曰嘻若是大夫之淳備於
道哉夫二氣變化不可以控揣而萬物叅錯繇之以成
類者虛之致也靈輿之廣載也周旋無始極矣然四方
上下不揆則而順位者易之循也是故君子效法焉內
致其虛充之不盈不以泛乎其外者居學也濡乎若膏
澤浹物而不偏概乎若權衡稱施無所操其用者興政

也其視人也不以已間決然無主吾不施其所晰之故
趨舍不離乎本素者惇行也君子修於此三者而道無
所於出入矣世之稱材賢士執其一曲挈然與衆易慕
察其不知為其不能以觭忤於物曰吾不遺於理道之
故其於學也異適以為高於行也孤矯而難為後以加
乎政而民乃大咈是其於道也蓋嘗進乎一隅否耶而
世猶稱侈若勿及故吾得詳聞數君子而益以大夫為
難能或言誠若大夫之賢也不大有奮振於是者乎史

臺曰余觀材上世得二人焉夫晏嬰形不逮中夫志念
常若出人下者然相齊而顯名諸侯天下慕其賢文子
退然若不勝衣其言呐呐如不出其口乃能佐主昌霸
舉士於筦庫者七十人晉國數世賴之是二賢者觀其
始有所謂奮振於時者無有哉睹厥攸成比今之世用
者較殊矣若大夫之賢不近二子者之選與茲往而引
其行學之緒日綸放政業則顯聞斯世必不但前所試
效止爾蓋今至親民矣然所及僅一邑之小諫臣言天

下事矣然言之耳茲往叅大政於一省則既什伯於邑
又凡前論列莫用者朝夕足自見行事則二子之業庸
足為大夫比長哉臺不佞敬以是終屬大夫而復數君
子

贈徐子補貴池令序

夫今天下近民之吏若如令然世顧曰令難擅一已制
使乃其志恒缺缺慮出下人雖賢者猶不免是何哉其
故我知之矣其毀譽是非之衡則固持之人也是故一

邑之民治安矣然或弗能偃曲以承勢側俯以媚貴即
有善政上弗予之矣其求於民也校索不厭苟利乎功
名之會雖傷於義無惜也然或能借貴要以立己資遂
遂乎勢門之託漸濟其枉以成其私即有不善之政上
弗指之矣是故毀招於勵貞而循良被闇闇之過譽建
於飾邪而暴污蒙顯顯之稱若是乎期一邑獲治雖賢
者宜難之矣君子曰噫嘻久哉茲說之疑於世乎古語
有之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是故蠹積於物腐沸

止於薪除雖有善毀不能為由夷詆雖有巧譽不能為
跖踰助夫迅駟堅車遇羊腸無卻步者負其能進也朽
棟朴櫟隆衆支而莫輔乎撓者本敗而力不可任也故
曰誰蔑其實溼流之澤枯者弗濡輪囷之言巫者弗居
夫世信之寡矣乃吾於徐子不其有望於斯成者耶九
江蔡大夫曰戾哉厥睹無以為徐子告哉夫徐子不昔
為淳安長乎民誦其政曰孰嗣我今令廉而明不擾而
事振然徐子病上之條下於邑而違民之好也數執不

以行雖讓言至無回色故上之人嫌之抑抵之不可得
則數中言直指黜其名於薦剡焉乃今嫌者罷斥去
而徐子之名始益彰假令尚在位徐子得終離蔑實之
毀哉尹子曰噫嘻余讀往記竊悲古良史之志矣夫以
文侯之賢尚私惑左右之議於鄴令況他哉況他哉然
則欲成治名於末世者舍援助之人無立耶鄙諺曰徒
手攘攘向市羣往喻俗之不長厚利慕者日爭於下上
也然世惟無自出於毀譽之塗者斯貴要之人小動搖

足抗其志即有若鄴令行事其肯為齟齬者求託借之門邪夫徐子交余十數年其志固非今之巧宦者可概矣迹其政又不嘗一二為淳安究乃今補貴池宜無以易其操尚爾蓋吾聞直木不可為輪曲木不可為桷是故善弦者無更柱之音善治者無枉已之政徐子往益持其初志不怠庸詎知淳安之難不為貴池之易易者耶徐子聞之蹙然曰尹子知我且其言足相我於邑蓋識以遺我於是序其說

贈周清夫判廬郡序

明有天下百七十年鴻卿碩輔奮業當時顯功名後先
者彬彬可考見矣指厥事能議其材效獨擅著一代咸
云文襄文襄斯豈其時會之異耶抑作之前備矣總焉
者莫或為之盛耶史臺曰吁嗟有以哉虎未成文氣已
食罕其步視遠矣余觀周尚書始第進士時即自疏求
入讀秘書茲其志可與世之僅僅持尺寸者道哉夫慕
遠者不急於邇就計成者不毀於俗嗤豪賢意度要之

必出乎庸情測量之外其所至者衆人之所不至也故
余謂文襄功業不待睹之撫視三吳時迹其不輕自試
而顧儲有成不諱流俗人之譏而引疏以自推雖古名
世之士不能過其趨識矣乃今其遺烈章章天下則小
夫孺子知之至語其所繇致達士或未之推考焉往余
游留雍識尚書之孫清夫時清夫官臺幕余既歎地之
生相近無以問其世交清夫惜甚晚比久習益知清夫
之能肖似厥祖者於其志足類求云乙未冬清夫起艱

赴京師余數從議論則慨然扼念曰夫先尚書之緒不
大墜於余乎丈夫不克自樹身乃佗佗徇世澤之庸無
片能可短長于世吾艱焉旦夕慙之耳無幾改北幕果
上書乞一卑秩補外以圖效所欲致者不報比今年秋
始有判廬郡之命或曰清夫之求外補於卑秩也不近
於矯厲乎哉史臺曰否否不然夫鄙夫尚同達士恥隨
尚同故阿世求徇恥隨故違衆似激若清夫可不謂能
恥隨而特立者耶人情好矜詡自多則或挾前世之有

聞人矣或歆後其世祿之仕矣或仕而立內朝則思久
固無外遷矣或覲覲索索安退怯矣或計其必外遷則
希榮崇秩以要利矣孰肯為清夫之矯厲者棄衆人所
挾所歆後不為動而遣久固自安希榮利之規挈然負
其欲顯白者以抵之當途之人茲其志豈與文襄讀秘
書之志異哉清夫往廬郡道三吳觀具區松柳諸隄洩
之跡問其地父兄耆老之傳說知前聞人之志施於政
事弘且詳若是即所籌畫雖廣概之天下無難況佐一

郡之理哉清夫行同郡縉紳士咸有贈言而余以詳知
其人故特為之序

贈無錫訓周君序

古今人成材不同厥效可指述矣或論其繇必曰時然
又曰固數使之論時然者眡諸山木夫山樅樅然昔美
材矣易時而鞠無遺良則其盛之忽焉索者非時莫之
致也人材之成易古而難於今亦時盛之不可復耳曰
數使之喻年穀之豐嗇也夫地靡間而力同而穀之登

獨違其恒計者年之豐殺爾殊也故世數至昌極乎三代治隆之際並顓重稼非日穠耘之可冀矣嘻惑哉厥述異乎吾所睹聞者哉夫木不因山穀不視年其播與藝者存乎人也人之有教猶穀木之有播藝也雖有善地非藝不生雖有穰年匪播不成昔三代聖王之訓材也顓顓然若農夫之於穀山虞場夫之於木也時其播藝惟懼生成之艱底焉故為之學以居之欲其根植之有託也為之師以啟之欲其長茂之有作也師刑而教

尊學立而文備聖王所以播藝天下其具固周且詳若是後世人材成造類不幾似乎古者非天獨匱之也藝之無良則地孰徵其美播之弗力則時孰觀其成其具不修欲人材一二乎古也難哉今天下立學興師效法三代之盛布建豪英列於疇采乃顧恒嘆弗稱用苟不推本求原徒咎時數之相戾亦失察於教之說已聞諸先正崇教莫若重師故君所不臣於臣者二當其為師則不臣也三代之君重其師若此則治化崇厚而教益

章流固師之導迪為效也乃今學校遍天下求師之導
迪其士者寥寥無一聞焉豈非上任之輕故彼所自立
亦相其輕而怠委耶教之不尊其所繇致者漸矣則吾
於虛我周君之訓無錫也安得不教以自重之道夫使
君之材苟克其所至即事功之難致可不匱其成茲近
一學訓官耳豈患不能於職哉蓋世惟鮮知師之為重
故教弛而學不易興其究也師亡其為師者矣其所導
迪若是士何賴焉今君之往慎毋徇時而自失其量焉

耳夫無錫東南首邑也其山川盛氣不但財賦物產焉
專之名賢偉輔蓋往往履迹相承矣乃士汨於其習染
而競華屏實曰浸漫不知所止極於是不得乎師端其
尚以隄其風之所流將士益觀效靡然矣故曰位小而
任大秩卑而務崇學師之官之謂也夫地美饒藝時穰
敏播無錫固成材美地際乎今日盛明之會則譬豐年
之登殖矣往哉君慎所以播藝之方奚患無錫之不有
三代之材哉

贈前村王子令建平序

前村王子既拜建平令或曰建平何以居王子也夫王子厚積而不匱久試而能練乃者屢擯時數之奇矣以建平隘且畧使居王子不掩其究施之績耶王子曰嗟乎過覲予哉予無有乎建平爾聞明者政易察予明之未能哲也勇者政易行予勇之未能振也敏者政易達予敏之未能決也夫政恃三者以立予一之未能而胡有乎建平尹子曰譚茲王子之易政哉充其所論即天

下之政無難矣夫明者浚於察是故測物覘微或過乎
哲焉則鈎摘而鑿化勇者果於行是故起弊興仆或過
乎振焉則暴急而僨務敏者速于達是故率事赴能或
過乎決焉則揚躁而害功若是而政是從其誰能與之
故曰斤斤然察者眩也其明之暫之謂也隆隆然威者
折也其勇之振之謂也夫夫然斷者失也其敏之決之
謂也古之君子知其然故明燭幽無伺乎其若愚懼察
之浚而哲也勇絕百物偃乎其似怯懼行之果而振也

敏軼衆材僊乎如不能裁懼達之速而決也是故其施
於政也眈眈以持之而人不敢欺也由由以作之而人
不敢遏也循循以計之而人不敢蔽也故用有所不用
能有所不能而天下之用與能不可勝窮矣三者不過
之類也夫王子於是三者進之深矣故不暫以為明而
物可使無遺照也不振以為勇而事可使無遺舉也不
決以為敏而務可使無遺理也所謂察之浚行之果達
之速雖若有不及焉然三者之不過吾信其必有矣若

是則王子不用之用不能之能孰得而勝窮耶王子往哉孰是以從政天下無難為者况一建平爾哉吾不能益王子之政而悅道其所深進者以勉其成故有是贈送石陽陳子令政和序

夫今所謂立名譽之人其幾不出文學功能矣二者雖非古聖賢所急慕然要之皆宗統道德極其至並足以流昭曠之業乃世所侈揚則功能尤顯偉夫文學原本六藝推百家指意之殊有累世弗通其義當年莫究其

說者而功能士詆之於無所用焉故稽綜天人兼貫今古則視以為眩濶而靡倫引物連類燭達幽眇則視以為誕謬而失經援比詩書該洽往古則視以為記撫而近誦洋纒辭述摘華揆精則視以為繁飾而疑史夫文學所難其凡固不越數者而彼詆眎若此非繇所趨舍異耶然余意二者至相成助不可為詆也是故語功能者不揆之訓籍則無以博觀材術之施用議文學者不括之理務則無以深明述作之旨會期以始今弘後澤

名譽之推稱難矣故曰以穀尚穀孰知其美也以素緣
素孰知其純也今四方寧平既久功能之材無所效於
事用故文學士得著其所長而作者比興乃吾郡石陽
陳子希踵慕跡以斯業起名裊然出人士上者十數年
故一時名卿士大夫咸不藉推引而知石陽子文學之
周然竟詘名進士之科乃時俗人不厭譏笑則反謂勤
斯業如石陽子且邑邑不遂一第況他哉夫文學固無
當乎事實耳而石陽子傲然無動於中迄以祿養求補

外得政和令以夫於戲余觀石陽子豈顓顓局文學之
長者哉於二者相成助之具蓋歲劇而月成之已至顧
功能不見之施用爾即世情所訕可謂娥說褊覲輕品
量天下士矣且進士者文學之致而功能所繇起也然
往往有不必是者則存乎所自立焉耳猶之端玄以為
章飾非有加於進退周旋之禮也今有服玄端不由禮
者人取其章飾貴之乎抑由禮而不必端玄者之隆乎
石陽子邑中有楊文貞公者文學功能盛一代然固不

進士途出也天下聞其人弗歎誦思慕之者哉石陽子
往之政和必持是志自表立剗礪焉若韞箬之取勁也
輶軋焉若輪軸之攻遠也則文學功能相成助吾不知
其止矣

贈荀庄方大夫序

上踐阼之六年既新顯陵爰升安陸州為承天府隸州
一縣四尋立留守師統衛二乃今年夏駕視陵還京詔
三大臣率文武百執事奉太后梓宮南祔於是撫按臣

議承天南寢重地諸需應繁出軍民混并郡衛罔兼轄
守巡使無特設非便乃奏立荆西道置守巡使各一人
請救俾專厥事任制可於是冢鄉擇所宜任者而荀庄
方大夫遂以江西僉事擢叅議湖省往分守其地是時
臺適竣使北報命取道南昌藩臬諸大夫覲而授之簡
曰方大夫行不可無太史之文贈也臺曰嘻艱哉今承
天之事非大夫之才疇濟雖然不至其地罔知其艱也
不陳古推今罔知艱之故也不知其艱之故雖才罔協

夫承天項余奉使時周睹之矣厥地故郢楚世稱霸之
邦也昔楚方強盛廣地六千里黔巫江漢之區括為內
縣於是楚并其徵輸推六千里之賦艦會轂走於是邦
可謂至聚足然熊螭一侈冒國民弗堪卒白乾谿之辱
楚弗競者數世何也其地之所成者鮮薄方壤隘蹙弗
可以遠逞也是故連山亘嶺不行阡陌之利長漢勁潰
不蓄洫隧之流高原多壩則蠶桑之作寡成卑澤旁洩
則魚稻之出罕羨而又北搯樊鄧西交陝蜀南撫辰沅

東抗沔湘舟車游驚所通會成市其至必仰之食也故
自楚肇國至今鮮聞其富饒豈非地所出者弗周民無
以事其上邪今天下車同一軌上念業圖始聞陵阜基
本之攸在也引幅員而首重之恩施至勤厚然自寢園
聿新以來將作之工誅委之吏訖十餘歲無寧息頃至
家摘戶算民無偏丁即役繇逮占其孥矣魯未旋踵而
屬車蹕扈梓輦從衛後先幸駐不越十旬外乃今潛殿
孝城之後復相尋而未艾焉往余過睹環承天數千里

間赤野周延無際閭廛特女子相粥至斗釜割肌膚之
愛甚者扶羸枕饑旦夕慮須臾弗緩邇不知所振施也
顧上下幾步舍間役夫聚萬衆騾馬牛橐駝之畜萬頭
使往來旁午於道日不下數十百輩氓隸軍廝奔走之
徒馳數蕃咸需應雖豐之年饑食而勞不得息矣諺曰
一馬十騎鞍轡何施語當事者之難難於其民之罷且
急也故曰難哉承天事於乎大夫其往哉夫事以民興
功以民集是故民急矣苟可以寬其急即事之來罔程

也民罷矣苟可以蕪其罷即功之成罔計也夫然後大夫之才可汔濟民亦曰庶少瘳乎大夫始釋褐為御史顯名介節寡同屢謫起至今官是行也知大夫所欲推施之志矣故臺不敢頌而以是告

送東沔康子令漳浦序

尹子之在留雍也有友二人焉其一政和令石陽陳子其一今漳浦令東沔康子二人並西昌產也而咸負文學名乃康子志猶挈挈古人云始陳子往政和尹子贈

之言曰夫文學政事相助成者也是故必原本道德之
推用極其所至而昭曠之業垂焉士修之以建立則能
自託於無窮矣康子取讀之嘆曰詩有之無棄爾輔不
輸爾載夫吾今誦是文知競得失於一第者之為恥哉
今年春康子既又試宗伯弗售而得選漳浦令以出也
問尹子曰得無一言相我耶尹子曰嘻夫吾所言於陳
子既弗逆子之志矣則奚以益諸雖然聊取子之嚮慕
古人者質也昔魯叔孫氏稱士所不朽者三曰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吾每嘗其說而過之夫
叔孫將非以立德則或匱乎功與言耶立功與言者不
繇乎德之出耶則古之人功若大禹言若周公孔子假
令德不極能使是二者常立矣乎即數聖人德若是而
功與言不當其時不適於用雖不立於天下何病也夫
古之人事備乎是矣政事文學語其極至不越是其選
也然要其原本稽於道德之推用數聖人弗能違也故
文學者言之軌也通之政事或窒則辭章徒麗不察理

要之實矣政事者功之輿也揆之文學或鑿則法術徒深不程訓猷之經矣蓋古之君子秉道執德立其所自有而益求底乎至極其文學也宣其自立者於言也故無意於言然出則天下訓之其政事也成其自立者於功也故無意於功然施則天下利之是奚繇致然耶彼立其所自有者原本既固是以能相成助不窮爾康子茲往哉奚假余言之相乎雖然吾意之矣往人稱康子以文學其今去為漳浦也庸詎知康子不又以政事稱

耶乃康子所自立與余之慕康子者不專是故贈康子
忘其為復言焉康子歸觀石陽子問其已進於是乎則
吾願有以復我也

益菴吳翁七十壽序

夫壽之成也有三太上本世其次因時其次尚修世也
者言乎其出者也木之有貞堅者草之有茂勁者其貫
四時不改柯易葉非本乎所出之異耶乃其成也了然
獨異衆物矣時也者言乎其遭者也歲之無害風雨日

星霜電之氣不相蝕則百昌之興遂鬯如雖有癘剽焉
寡已故時無壞而物可久其因成於所遭乎修也者言
乎其自致者也天之於物其固也或立之其圯也或仆
之非天之有偏存也物所自致者矣然則天不得不然
爾故語其莫之致而致者雖存乎天而致所必致者則
由乎物之修矣人之於壽也有違是三者之理也上古
生人多壽其傳載於簡牒者略矣其僅見一二皆非後
代稱有年者可及於稽其世蓋厥先咸有大功德被民

者也抑時則醇龐而修之能凝備者也斯成於天者全而其自致者可推也今夫朝菌不知旦夕而冥靈大椿至春秋筭乎無紀人之年壽本乎所出之異不猶物之各有類邪傳曰堯舜之民仁壽桀紂之民鄙天政化仁鄙譬歲之有豐凶也民壽夭因之則猶物之從歲然爾謂時之遭勿與焉可乎夫世成其出矣時因其遭矣而人所以修之者不至猶之物本出乎久固之類而蒙乎豐碩之年乃其植根立柢無壅培沃灌之資則尋至於

折關而悴萎也詎非其自致哉余持是三說以觀人年
壽之促永其有弗徵者鮮矣乃今於歎吳氏益菴翁尤
信夫吳之先姬也泰伯之德至矣延陵札秉讓尊仁揚
其風澤益百世無泯也衍族溪南以迄於翁上下三千
餘年協氣全橫既富能穀用昌弘乃家則本其世之出
也遠甚翁生元默執徐之歲在敬皇帝出震之二年童
及壯齒濡漬十八載又安之治以迨觀今上中興禮樂
建極之化無四方兵革之事以櫻其心無繁賦重役謫

徒更奪之擾以亂其志無暴官驚吏專擅恣睢播流虐
政以詘其奉公守順之常則時足使之安業裕生保性
情之和以全其天年是仁壽之遭也乃其善賑財以周
乏弛利而急於義所至縉紳大夫忘勢分而託交好往
往車擊轂而馬駢肩非修之無懈曷致之則翁於是三
者蓋庶幾乎全邪翁今年十一月十三日周七十之辰
其子良爵因友人煙溪程子謁余言為壽余聞翁之賢
舊矣茲奚以壽翁無亦曰修之不可以已乎昔之在位

君子有年九十作戒以自訓者其告國人曰毋以耄棄
余是其所以為睿聖也翁能景服行之則益修其致壽
之實其年尚可涯邪歸哉良爵余言無過乎是矣

贈周彥敏調桂陽令序

寧州周彥敏令銅陵三年銅陵人悅而慕之無異睥嬰
兒之安其襁乳也然其邑負大江陸走吳楚黔蜀之交
舟車實通聚彥敏為吏務儉惜其民貴要人乘傳上下
或弗中所欲即怒懟出形色於是彥敏數白大吏請致

其事去大吏念彥敏之賢懼弗終於邑也乃疏請調以簡僻者於是改郴之桂陽或曰桂陽其彥敏之優乎夫彥敏寧產也桂陽之俗似寧而銅陵則反是是故崇山迴阻別於江陸之通走也偏壤獨治戾於舟車之互沓也茲往取所習於寧者治之足矣或曰桂陽湖南之徼邑也其民之土著者固稀所在坊市墟井之集善出材智稱雄長者率皆客至之民而江之右居什九其疆壤南交宜韶北引衡桂連更數百里山谷險邃相併錯故

旁適地或弗靖不逞之氓即往往藪伏其中林呼莽嘯
莫可薶獮夫舟車之會孰與客民之競族也江陵之衝
孰與盜掠之糾伏也故曰桂陽難於是彥敏疑若有沮
焉者史臺聞而哈之曰彥敏亦忘昔之在銅陵乎彥敏
治銅陵則以銅陵治之矣曷嘗問他邑之俗以相概耶
其施之事也固由由然順所出也曷嘗憚其難而勉修
所弗及耶夫十室之塵不勝殊習烏睹桂陽之似寧也
古之善治民以良善待暴竊而使行旅之悅出其塗又

烏睹盜之不可化而客民之不可為土著也顧銅陵之民悅之而貴要人或懟且怒斯桂陽不免爾矣彥敏行哉同其悅不同其懟且怒吾知桂陽之易為也哉

贈尹汝信赴南寧司讞序

南寧百越之徼郡也其地控炎交黎嶺之會西南盤海
駕其民雜并夷獠往往盜出沒相糾聚不可究詰俗好
鬼輕法小大齟齬龐潰無統紀吏治其土者率難究展
志意於是始有思峻刑以折畏之者矣然其勢急之易

亂吏觀其志已然雖負鷙悍材或不敢迄用其所能余
宗友汝信氏適為其郡司獄夫司獄刑官也欲舉其職
非刑焉攸措於戲吏失其道也久矣刑者治之輔翼非
恃以為治者也吏知治之難乃不思反其本顧獨倚於
刑以為用則豈為南寧不可哉雖齊魯易治之邦亦將
無所行之司獄刑官也欲舉其職不知刑之本可乎昔
先王命士制刑則曰邁種德於民刑期無刑夫以種德
為本而要之欲其無刑是故民遠罪而入於治甚易先

王所以仁覆天下者也後之議治者異是子產春秋良大夫也首鑄刑書於國而告子太叔政則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水懦弱而民狎玩之則多死焉是殆以刑剛制其民欲民知畏而苟免之爾則先王種德之意其微耶夫刑之未成也引法以正之及其既成也決獄以麗之雖咎繇不得不爾也然法求其必正而不能使民之無犯法獄求其必麗而不能使民之無怨獄夫豈所謂期無刑哉故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

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言使民無犯法之難也又曰
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言
使民無怨獄之難也於戲汝信往慎哉夫執法以議獄
辭成而入者不得復出入出之間民死生判矣故曰刑
者成也一成不可變君子盡心焉甚矣刑之不可無慎
也幾微失慎雖一閔之市不能彌之使無亂況嶺外萬
里之徼郡哉汝信往與余游成均甚習知其本素厚而
慎足以持之茲往於南寧也必宜故有是贈

徐先生擢諭乳源序

夫有其華而實弗至者士恥蒙焉士固以才藝為華者也然使才藝周而實德匱則猶襲錦負薪幾何其不敝裂也乎故士弗循實雖華亡觀矣今天下言才藝之華必曰浙士浙士之盛必曰浙西不及東遠甚乃其士自校比亦然吾獨否之夫云盛者非以士產之衆多邪乃其士又往往能挾才藝之華以成進取則其稱盛也固宜雖然亦固外焉已耳浙西士大抵知恥競於外故才

藝周而實德鮮戾比之浙東殊究矣明興百七十年間
金華數子獨彬彬擅其名業於一代浙東之士孰先之
茲非華而能實才藝足稽於德之明效邪余取友於浙
之士既賢西郡而尤以嚴為最嚴士間不甚數接然所
與一二人率徇實黜華矯然絕他郡士吾邑學郡師遲
齋先生出嚴世大家得所見聞以成才藝既不懈足自
章表乃逡巡焉不少銜可謂華而能實不失其風尚之
美者故今訓永新六年士亡弗悅而慕之知後才藝而

先實德久之於士尚亦稍變茲擢諭韶之乳源士往從弗及要余言導其志乃先生亦願余有告也余聞韶昔以石乳之良稱天下乳源之得名也以是其后有治政於邦乳告竭而忽來復者邦人至歌以為祥夫以甚無知之物一感治政猶足使之既竭而復出矧士作於教化之易成者哉韶昔以產士推先代名相實興起之而今也或寥寥焉乳源之勿振於前可知已假有行教化於是邦者能作士以復其昔則視乳之來復其為祥不

既大卯先生茲往必試之吾聞昔人論乳之說曰乳材
良惡易視也其激滑以夷其肌廉以微油然而清皦然
而輝其形之出于土也如是斯品之至美也夫士因華
以觀實于類得無象之然乎先生教乳源士誠得是類
者作起之斂其華俾歸于實斯才藝之成奮于時也愈
一乳之來復千百矣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以乳喻
士之類也先生行哉吾將望乳源士庶幾浙西則必于
先生是行乎卜哉

贈古峰徐先生序

昔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余誦斯言未嘗不嘆陽子之賢焉嗟乎自漢而下教人有及於是乎夫三代之教必自人倫始人倫者君臣父子之道其先也故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學不先忠孝為之本期欲至乎道則譬外穀粟以營食黜麻絲而索衣必無幾矣陽子之學余無所考見觀其教人者如是其賢可知已抑其言之切近易入故一感喻

間能得人服信之衆不終日而還事其親者數百人則陽子之賢何如也雖然余不能無恨乎其時矣彼數百人者能服信陽子之教幡然易邁往之志以事親豈不皆可為賢乎哉使時誠用之則廣孝於忠輔其君以匡治術必事功有可觀者乃卒不聞其聲稱非見用於時者寡邪夫世不知賢者之當用即善教何當焉抑陽子之教未竟施且忽有道州之出矣夫學生詣闕乞留者徒衆迄不能少遲陽子之南也則是數百人者尚望其

一二獲用邪故陽子之善教無施於理化君子蓋恨乎其時也自是而後司教人之責者庶幾斯義蓋鮮少吾永新學近有四明宋先生佳者余不及見其人然聞其賢也蓋本忠孝而不失當時被與其教者出守官政則振節聞施德厚乎四方居稱善士於邦邑要不鮮矣士習因為之一變豈非聞陽子之風而興起者哉乃今邑司訓古峰徐先生立已教人獨能不詭於是其可稱也已古峰先生嘗有徐孝子名章章往志中其從祖倅虔

當巨盜嬰城能死勤不懈虔人至今祀之古峰每自許
於忠孝之門曰苟不隳先人令聞斯已矣他何庸計其
施之文字述答間亦往往及時於戲其可謂有陽子之
慕尚耶後宋先生有作宜無以易古峰也古峰業舉子
學不愧一第究時事推之論識令當一郡邑之選甚裕
顧翔游師弟子間數十年居之無少怨怫不平其所存
又可知矣茲往諭崇仁吾知其教益易行也夫崇仁自
昔多躬行君子近世草廬吳文正公以大儒倡絕學流

澤之在其鄉未泯也古峰往以所自立者教焉使士相
先於忠孝之道則猶冰之寒火之熱視陽子所感諭者
宜服益信無難其不為崇仁之宋先生耶詩曰唯其有
之是以似之夫是道德者古峰之既有者也故吾知其
往必似矣姑序以俟之

茶陵守曾君政績序

夫士從政所以行其學也是故不學道而從政古之士
無有也學道而不優於政必其學之弗至矣余讀往史

列傳私怪是義之久無聞述者也儒林循吏班取而臚稱之至使後之習吏治者抵牾於學道篤儒業者濶略於從政甚則譏孔門冉季游夏之流議材各有殊長其失比倫之過非史之謬有以遺之歟夫學道從政孔門之士修之無二術也舉其施用易地則皆然要之出處異成豈必其材之有偏科哉夫學徇其材之偏者孔門之士不由也今天下賢士從事政學之間溺其材之偏者衆矣余友泰和魯君明御挈然求古之士所修之術

矻矻服行之方其學道於家治心理性以探窮實得於
已闇然若無辨乎政者也及出而令劇邑治聞之烈章
施下上昔之名吏鮮過矣今守茶陵僅二年其政益茂
以達其民益感以信按臣疏其賢至環楚數十郡稱第
一茶士大夫頌其節美不能忘乃相率條次其最尤者
歌詠而傳之司訓張君名金持以示余余謂曾君之志
要非顓顓欲政事顯白當年者乃所施用異於今之吏
治獨遠其績美之流謂非原本乎學道之得不可也觀

茶士大夫所述若勤農興學均賦緩征訓民習督士
業弛刑訟殛姦盜儲廩以賑饑修隄以防患皆彬彬焉
著為政之大者乃其推心御下正身先物擴然與民同
好惡之公則原本學道之得殆不可誣焉傳曰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又曰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若曾君其庶矣
乎余辱曾君誼至深然實不足以知曾君因司訓之請
聊以是復曾君苟以余言為幸中其行事則幸示我以

相益焉

壽太守閻中何公五十序

太守閻中何公始為御史巡京城也某方舉進士業中
祕未有僦宅而舍之逆旅主人焉逆旅主人為言曰夫
也受廛為氓觀御史巡城者衆矣無如何公治政夫何
公不察而善稽不為矯亢人之貌而人不敢媚以私室
不米鹽程督而事罔債隳由由然易衆人所操執以濟
其當位之宜施可不謂難邪某固心識之已乃見公數

上疏言天下事擿大臣所不法皆鑿鑿中隙竅坐忤時
以出迄蒙譴謫不悔然後知公獨志偉立獨孑然伉奮
一世外物不足以動之也數歲遷守我郡臺方上告乞
省覲思歸幸覲公庶幾一遂所嚮往此相見則直指使
方按部會語迫猝無從容之聞蓋慕公譬飲河濡其渴
而弗濟不無反涉以跂之思也乃今三月二十有一日
公五十更始之辰於是吾令長沈侯珠屬某言往壽某
念夙所景行於公者既久方以言壽庸可獨頌云已乎

蓋人之生期年以百者恒也計公所修者百期宜過之
五十奚壽焉五數之中也成於十則以中成民之應也
古之君子制政思求民之中以用之覈之於理般之於
數參伍而不失然後治可出矣是故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其數咸中極於五故圖五中乘而策之衍也五
十書五中居而位之從衡也十五以成變化以出治道
咸於是乎紀故五十者天地中數之攸成治之極則也
公之年適麗是民無亦視數之符思公治道有成庶利

澤我民於不窮乎京城天下之樞也四海九州之民內
之欲一其性情以成乎中至難乃公巡城固不久人譽
而思之既章如是則出所溢餘利澤我郡之民殆章坊
而決其澆滲爾抑某有疑爾天下號難治者稱我郡夫
獨非民耶而吏其土者率猶然難之何也九邑之廣風
氣殊而習尚戾民大抵文而慧悅爭而好利殘而不恥
是故其君子飾智矜氣則標名節以自高其小人暴詐
使力則挾鬪訐以求勝俗之不長厚甚矣是故京城糴

四海九州之民居之譬和物之鼎也辨類而錯調之惟
易牙之為使我九邑之攝并乎郡則猶山毛水蘊蜚吻
縮舌並列而陳之俎夫審性以別其良非炎岐鮮辨矣
故求民之中而用之在因俗以成變化易曰知變化之
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書洪範曰強勿友剛克變友柔
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斯圖書中五之用聖人所以成
道以出治者也公利澤我民儻必以是則所謂數之先
符者已效矣某不佞敬以是壽公亦因復吾令長其以

為何如也

太宰羅整菴先生壽榮錄序

上之二十三年太宰整菴先生羅公既壽躋八十守臣
以聞詔特用禮卿議命江西撫按大吏往即公里第宣
問賜之少牢秬卣而月餼歲役視昔予加寵厚焉於是
內自朝公卿大臣外暨監司邦邑之牧長及鄉薦紳大
夫與宗戚士校之有慕尚者咸嘖嘖誦公齒崇德茂所
以獲上恩數之優盛要不為徒致矣抑又信天人之交

協徵上下之靡間凡忻願於公有是獲者不特以為一
人一家之私慶爾乃並播之篇述聲之歌詠泐泐乎引
類肆陳觀者蓋未已云公仲子太守君珙既哀錄而慎
藏之題曰壽榮因謀之伯氏禮舍君琰并梓傳焉而介
書屬某使序某自穉齡仰公道德之風竊想慕其行事
久矣長適四方聞天下士有私談公者必尚擬古之夷
契者流謂唐虞三代之治苟得復聞今則權輿理化之
託將庶幾斯賴蓋其素望之攸積者如是比後數歲始

得讀公困知記歎曰聖學遺統吾舍是焉從事乎夫六藝微言更宋數大儒以明吾道殆於無隱乃今二氏近似亂真之教得復燃其已熄之燭其最熾若達磨慧能之徒所立自性頓宗之說語道者靡然並趨之不知其為幻也茲非為人立異好新不求於理黨詖淫以自攻毀之過歟惟公識明養邃故凡儒禪同異之旨必洞究其始終于毫釐忽微之間勇辨力沮罔避天下之怒訕此其衛道之功豈不昭昭然挈日月而顯行哉公於吾

人可謂啟先覺之迷轍翼聖學之巨閑者矣乃若辭名
端揆樂迪性常動軌物程言遺世法則奮乎百世之上
而風乎百世之下後有作者矚然莫或尚之矣夫古有
道立民命宏保艾無疆者君子以為壽矣然非天畀之
年則其道無由久成德光四表流令聞不已者君子以
為榮矣然非上錫攸好則其德下無由訓之公道德信
流於天下既無忤斯語而功在我徒又章章不可泯昧
如是則今日所躋之壽所獲之榮謂天人交協而上下

靡間也不其然乎夫久道化成好德錫福凡聖王尊齒
尚賢固將風天下而示之極訓也論公之壽與榮以為
但一人一家之私慶焉不近于墮同好之良者耶故是
錄行而天下之公願得太守君梓傳之意可與成不匱
之孝矣臺憂病屬仍不能迹先數君子一造公以竟平
生卒業是錄得無慨然長思而心往神動於三顧雲亭
之間矣乎然幸因太守君之屬遂得以不肖氏名謬列
之簡次亦不為無快然於心者也

賀野航李君修通祠成序

自三代宗子法壞而世家無聞於天下秦并諸侯滅氏族之書於是人自為姓莫推其所從出倫次弗齒服屬亡親比黨相維之勢衡決而不可合矣夫有不奪之宗然後有不毀之族有不毀之族然後有不可解之人心此三代仁義立國之治所由非後世可及也然宗子一法蓋與封建相始終秦壞其制更數千百年莫復其勢則然耳後之君子欲推明先王之法救其所已壞凡可

因時變禮使不失情文之宜抑安得不反之人心就其所而曲為之計耶是故伊川始先之祭為百世不遷之宗計也歲有常報主之以繼大宗考亭祠堂之制為五世則遷之宗計也神有定依主之以繼小宗凡以士庶人無廟之家因之修其孝饗斯禮也雖古之所未有而以為義起也非歟顧今世家大族往往遵伊川始先之祭而并用考亭祠堂之法於稽其義已與之寢遠而況聚族之力侈競一祠甚或棖題杙桷僭擬王侯觀於器

數升降之間有能合禮者鮮焉茲其務外相先之過此
於離本棄始之失所相揜幾何而好論者不是之咎乃
徒病始先之祭疑近禘祫之僭而祠堂興創非祭寢者
之得為也於戲其無亦不原儒先義起之故而所云因
時變禮就其所曲為之計者或未深察也乎夫伊川始
先之祭未聞專廟考亭祠堂之主止列四親固於今之
族後一祠祠重始先者殊致然余猶有取焉取其足守
族訓家法宗法之已壞比黨相維之勢因之可漸成其

效固非曲學拘說者之能喻也夫禮失而求其次稱禮
君子抑何以譏云吾縣近郭之西其大家曰李氏先世
蓋出唐西平王晟系牒近矣族故有通祠以奉始先四
親之祭而不戒於鬱攸於是余嫻家野航君良治謀諸
衆修之皆應曰然而難其費君曰嗟吾先人嘗有志乎
是今吾庸可以力詘辭乃函出其私藏鳩工度材操曰
夜之勤以蒞之凡尺椽片甍之直丁夫單匠之力一不
以問衆人為堂前後各幾楹左右翼以對室中峙祠堂

外繚埴垣庖庫齋馭矩陳臚列差其費不訾矣仲冬之月歷吉告成闔宗升堂于于秩秩肅然如見祖考之歆降也於是其諸昆之賢者合辭忻嘉之余聞亦歎君之難焉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此以議有祿者重本急先其興建之序當如是爾曷若君首勤專力不事私室而惟是汲汲焉者乎世之豐屋華門侈隄以慝己欲視先世棲神無櫝曾不一少概其中者豈獨閭右無識之豪然哉若君所為豈非賢於人遠乎雖然吾願有

告焉夫祀先之忠孰與奉先之孝肯構以繼先志孰與
履善以承先德之為至也古之人立法維家使倫次服
屬相守不亂為道必自孝敬始君俶儻慕義其賢既過
人遠甚諸昆又以文儒之業相振耀凡朝夕所究切者
必在此不在彼余謬辱嫻誼之厚以言相君不容不及
其大者若夫其合於古而不謬於今者則余既悉其義
矣

武陵精舍詩序

余少讀桃花源記私怪隱居避亂之人乃能得善地而安之至老子孫更世代曠然歷數百年不與囂俗接是何其異也好事者因侈為神仙迂誕之說而畫史書徒往往肆之篇繪不復以為人間事矣非世遠而傳之謬耶頃余奉使自長沙入武陵中間多崇嶺曲谿雜以美田高木時邈迤迷所出往窈然若晉人所稱記者不一而值焉然後知斯地信天下山水幽奇詭闕之會也至郡問桃花源所在則西距不啻二百里山水莫究其深

遠扣秦人蹤跡蓋已無聞於世殆千年而其山猶有曰
秦人洞者云自天下兵戈息絕西南夷羅施祚都之域
咸入于中夏車書之流相併混則昔所謂桃花源者今
且為四會孔道其民雖欲如秦人之匿不可得意者自
秦逮晉地之通固未若今時後數更亂其偏阻又非英
雄所必爭取者則秦人之得久安於是宜也而今之寥
寥無聞亦勢所必至耶余又思風之漸靡其士好遜不
污其民樂耕耨之業嫗然無慕於世其猶庶幾秦人之

遺乎而未知其何如也乃今少司馬高吾公以耆德宿
彥當未懸車之年優游林谷若將終身天下士想望之
殆翩然儀鴻之振鷺於九冥也令子梓吾承理劇郡流
華聲超焉負輕矯絕世之思其博大宏鉅之積蓋方流
未艾焉嘗手一圖示人曰斯吾武陵精舍之構其上則
吾尊人靜芳樂止諸亭在焉吾行四方斯圖必隨之每
一覽觀未嘗不慨然興念於是括為六景士大夫咸詩
歌詠述之予媼友周子憲常辱交於君以所謂六景詩

者示予予觀其詩則圖燦然矣雖然不能無感乎其地也夫武以止戈為義當漢之先西南夷之域未入唐蒙中使冉駹及滇於是大發卒治道而武陵之郡為內境功至今賴之其後馬援平五谿諸夷迹往往載是今天下武弗競甚曰者交南貢阻賴天之靈俾就羈縻以幸弗騷屑今北方猖獗環三晉數千里地糜潰於肝腦封疆禦侮之臣莫或提一麾自奮議者惜今人材空乏思旁羅乎八紘之表也公英猷偉略繫天下望久矣而君

才謀勿懈甫及強仕之日詩不云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高吾公實當之膺力方剛經營四方非君之宜自任者耶由此觀之靜芳樂止其曷足為公重而一精舍之不忘乎念亦非君子所以為武陵顯者也君往哉今唐蒙馬援之績移樹于燕然狼居胥之間將使桃花源故地無復秦人避世之迹則吾于高吾公之壯猷與君之經營是託也其抑以是歸告乎公并自試其力能何如因周君請聊書以驗之

壽師相徐公六十序

今年夏上喜納臺臣奏廓清政本斥絕倖原諸附離罔
法者並先後底正於憲常于是陰氛灑被鬱昧昭宣宇
內淑協之氣蒸蒸然充引旁達矣其時師相存翁先生
徐公實贊密猷以長百僚宣式布采用對揚天子之休
命於是近自公卿文武吏士遠及黎甿暨於海外夷裔
靡不交目跂趾延望治化之即成曰名世上賢茲持大
政魁柄其丕將茂弼一人聿綏元元於有艾伊傳宏業

庶幾幸見於今已乎乃是秋九月十又三日公周六十之辰南太僕卿徐君綱少卿鄭君本立以書抵臺曰公首輔揆既大快海內人士之心吾儕辱從牖誨之久得無一言侈公壽臺曰然二君古僕臣之職蓋司天子之御者也請以御復可乎夫御六馬齊乎轡轡兩駟應乎其轂以行大車則一日而易千里何者御得其人而操車之任專也天下不啻一大車也君不自勞擇相而授之御欲使橫騖四遠極乎軌迹之至不受銜轡之患者

夫非得人善制而專持之其可幾耶公自躋上第歷敷
顯任入相幃幄十餘年不可謂非得志大行之極然天
下士恒觖然靡厭其心歎公不亟首軸政垣故上慕治
徒勤而德澤鮮流事睽於志之阻謀奪於交之蔽則欲
有效乎治平之績何由哉乃今姦萌塞而羣枉擯賢茹
拔而衆正升天其以公易治改化永有辭于不匱所更
始不在今乎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窮則必復
其本故六癸互乘訖亥以受乃成是天地循環始終之

一變也公生其歲而適當敬皇帝守文之盛治化屢更
皆因人而為之制舉往測來不可以推天數耶間考我
明之興至是蓋三易六配之紀首尾相尋然所值必得
賢臣之助在昔聖祖終元餘癸開國名佐功施方內炳
炳焉莫可競已其時御者肆其車堅馬良之致騁轍康
衢不煩策吻而迅千里正統之初三楊奮烈弘治之季
劉謝協忠車材馬力雖若少懈于前時然御以良造之
工故迄能久行不仆也嗣是御者雖出一軌大輿腹壯

其宜有族于公與夫汴公之生既符盛數以降神則占
公之成必彰顯績以震世六癸周配窮而復盛之灼驗
非公疇應之哉臺推天以合之人邦家治平之託公其
有不得讓焉爾夫車疾馳之而驪牡閑緩驅之而和鸞
協左右折旋從容尺度之中車順馬調奔九阪若跳丸
斯御者之獨至不可以告人者也公神明內朗虛融外
裕蓋已進於良造之技矣以御天下之大豈但一易其
前之輪轅已也夫識微通遠者深乎智信下達上者孚

乎誠好賢若甘食飲欲仁之施不匱也惡姦若苦疾痰
欲義之出有制也四者御世衡輓操車不能旦夕廢之
矣公有一之弗備乎天之生公欲為我邦家畀重於億
萬年因以卜公壽祉不推之宗社久長無疆之祚孰從
而稽焉詩云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信公之生有自來其
非偶然之故者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天固以公基邦家
之命而篤黃耆保艾之休於無竟也夫二君聞之曰允
哉是可述公壽矣乃遂拜手書之以授其使者

栢泉胡公督撫奏議序

古之大臣興事建計以救寧一時之患施之後世無遺
功者豈其材術獨異哉主之以忠果自任之志故臨利
害而靡眩出之以夷險一致之節故更成敗而莫渝由
是推之政令則不成而民從陳之謀議則未試而上下
信之若宋張忠定公之鎮蜀中范文正公之經畧西夏
皆其志節素定於平時故舉措規模言論風采表然掀
揭一世其功澤亦因之坐流久遠不隨事變湮泯也今

觀少司馬柏泉胡公督撫我江西其可謂不懈二公所
樹建非耶余間讀公諸奏疏詳其後先行事知公忠果
自任之志夷險一致之節真可起宋二公與之上下相
追從者凡我江西得免剗燔驅掠之苦以振引其煦嫗
燠休之氣公之功豈偶成倖遺者之可幾哉公自為滁
諸生究推六藝闡述百家黜然多深沉之思顧自處情
惜若無能人滁之人蓋鮮窺其際也其後成進士益研
精理性之學視法制名律兵財之鬼瑣若其所不足屑

意者比督山西學政目覩邊患艱棘乃始奮陳時弊條
其可行若干事疏上之而忌者諱惡其言故因改叅藩
司之政文致以擠之公退處田廬十八年其名遂隱然
益振於是廷薦交推稍起視秦越事久之督撫我江西
之任及矣公始載旄節入境江西諸郡縣驚怵於盜之
蹂躪民不敢望有寧室其時撫建最急公即趨撫歷建
麾兵大擊賊二郡之難解乃始適任己亟遣兵四出所
至獲奇功乃議立三營東西相掎角而中時為之格應

也議更置文武將吏差別其功罪議修復民兵倣古保甲法令民自相守望議留京帑之賦以佐軍儲之難集者已而上皆俞行之於是校軍實閱選練表忠節徵材武督所司次第飭行不期年盜輯民乂公曰未也閩廣之渠弗殲江西其有寢息時乎乃大裒夾攻之旅自將以次建昌遣偏師由汀漳間道出賊巢後以搏之自是二省咸捕得盜黨連數郡悉掃平而江西始帖帖無謀傳矣諸若教養防衛賑貸蠲恤之政纚纚各疏牘中則

固未易更僕數云世恒言儒者多文少實捍天下之大
患非豪傑士莫與也公非跋跋儒者耶考宋二公未當
事任時與公在滁諸生中汲汲問學不及他治何異乃
所成事曠世相符微獨志節之同焉不知古今所稱豪
傑士垂聲列史牒其績效視公孰多寡也或言公議山
西事既不免忌者之搆乃頃在江西亦有疑而訕愬之
者於戲是惡足識公皦皦無疵瑕之心哉夫張忠定能
使蜀中百世思之而不能使訛言一日之遂禁范文正

能致夏人小大攝服而不能致二府悅而諸將和要其
鰾然著白於穹壤間公與宋二公行事無賢愚皆可指
見之爾捷捷論言即奚庸一二校說也抑公仕隱之際
孳孳理性之學無倦終始視張公之易范公之中庸專
勤不啻過之讀其文可思其本矣

送司諫周君擢任湖廣叅議序

湖廣跨今南服列省之中其壤地延亘數千里視他大
藩所治不啻兼倍其東匯以洞庭之水灌引江漢茫洋

極於無際郡縣旒綴漚浮其間時不能無舟防之戒西
交黔粵荒郊之外長山窮谷綿邈不可探窮衡永諸郡
縣則又羣山所簪集夷獠判服出沒無常姦氓往往相
勾匿為亂麻陽首孽震搖辰靖諸境毒及三省至勤數
十萬師更累歲乃僅驅殄其他大小變擾耳目所睹記
殆未易更僕數也議者言今撫治大吏其責任固崇重
乃若藩臬之司當守巡寄託坐專制一方者皆郡縣所
稟承其治民尤邇要惡可不慎擇其人哉南禮科給事

中慎齋周君久在諫垣嘗疏罷浮淫之蠹指斥姦貪率
鑿鑿中郤窾中外益稱之曰能天嘉其材擢為湖廣叅
議乃所守治則正當衡永諸縣郡之梗士大夫莫不以
得君為慶於是其僚楊君朝明輩咸來謁余言申贈以
余與君同所職隸有寅協相成之誼也夫藩臬皆縣郡
表率然其職各有先重要未可一道推蓋藩臬以守為
任則凡所動措宜制之無形而謹之未亂辨夷氓以列
之防別良暴以樹之風其事固不專恃於法視憲臬之

秉律貞度握符簡兵因已形已亂為之裁治者不無或
間然也周君所領轄四郡之廣夷氓千里相雜并其事
若余先所概述又湖廣諸守巡之獨異者聞之往記禮
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蓋孔子稱為國以禮上好
禮故民易使也儒者言安上治民之道豈可一日去之
者夫禮非顓顓治民以儀文度數之詳一切矯拂其荒
戾愚鄙之俗相與從事於雍容揖讓之間然後為極至
也不矯其常不拂其俗本以忠信之積而出之經常之

制使之敬遜施而暴慢草敦厚成而凶狡化庶幾民不胥興於亂斯非禮之成效耶苟禮教不先而徒恃法束鈐則民日忘其愧恥之心暴戾恣睢安循於盜攘橫逆莫知反由是欲使之易善去惡以悉更舊習之蔽宜道之無從入也周君官禮垣數年簡朴以繩已恭退以御物京都文武吏士及諸勲伐世祿之家無或僭奢干犯陵縱犯義自放於禮閑之外者後先秉禮之司賴君振綱維秩等威茂揚天子篤行禮教之風其所宣流裨益

甚大余承匱茲任未浹年嘆不能與君久切磋也君行
乎哉終始率由禮可使上下無遺道矣是故百司由禮
則品式明而官常叙庶政由禮則章程布而事守定以
振法曲以肅紀度天下固可運之掌上矧四郡千里之
間哉

奉賀大司馬李公考績受褒序

古稱豪傑之士異凡民豈以其材智獨軼絕衆常哉志
存而誠輔故能撓天下之至難而天下重任有不足受

之矣三代名佐其行事列之載籍固未聞專以才智取
必成事惟志與誠通乎常變夷險之中出入萬務不少
為之一動惑夫是以能持顛投大無疑謀而扞艱披患
無忒守視後世建立功名之士一切乘事會以幸有就
豈可同日語哉茲孔子所以思虞周之際深嘆其人之
難致歟余觀今大司馬克齋李公蓋可謂不愧若人之
儔獨怪海內搢紳士往往但稱公材智過人乃志與誠
所蓄積則未有能推識其微者是可與言知公乎公自

少孝友天成在鄉黨宗族中恂實無他奇尚弱冠筮仕
恥倪意塗貴人久乃寢戛戛相杓鑿坐是觸忤禍蒙久
謫留滯十五六年始起藩臬晉臺省人忻望漸大用矣
乃未幾復磯柄臣怒奪官歸田里又十年講業求志脩
然衡泌喜遊之風最後島夷棘亂淮陽議開府治兵始
以旗節徵公於家是時吳楚閩越間閭屢既剗極淮陽
二郡子爾大江之北民弊寇徭兵乏簡練後先再易大
吏積歲靡尺寸功公當更新草創之日亦立畫格守計

衆莫不愕其難持也及睹公臨任乃凝寂若無事所隸
郡縣但禁誅擾息煩苛而已民既恃以不恐尋賊入境
公出按視營壘指麾將士百需若夙備周旋瀕海之曲
奔驅戰陳凡幾閱月馘賊至四千餘其醜類膏橫原野
至多不可勝紀然民竟若不知有兵抑又何神也議者
稱自有倭禍以來勝績殆未之前睹天子既念公勞召
貳中樞而二郡思公恒若不能朝夕乃創祠立石告公
功德於不泯無何南郡突有營卒之變任事怖失所為

計公從容籌畫誅其首亂二十餘人中外耆定曾公既
北召重臣更至僨績廷論請簡公出長厥師公至于于
坦坦不先事設機牙第申什伍之法制分比之規屏股
削省役罰條行數事士衆遂帖然嚮風若私恥其平日
呌囂不馴之為者久之肆妖言者於市僂其干紀數人
戶巷郊陌遂禁不聞譟譟聲夫公屢興樹大功不動聲
色迄措一時於戢戈嚙矢之安謂非材智所施用不可
也抑孰知公所素蓄積者有以先豫哉夫志不以危變

而渝故利害無擇於趨避誠不以狡戾而遷故反側自
循於格化茲公所以垂功施於無極遺保艾于不匱也
於是公治南都戎務既三年司功述其最上嘉公休爰
茂褒崇之典南少司馬霍公率厥屬來徵余言為賀以
余從公久具知之必深矣嗟乎余惡足以知公哉然嘗
聞公論士之品云士苟易富貴之志於功名則功名不
患不著易功名之志於道德則道德不患不修語志之
當輔乎誠也公之誨我如是抑余復何以為公助哉詩

有之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余不佞
惟祝公永念於是天其必篤公以無期之壽俾久為邦
家立生民之基庶幾慰天下仰望之心他奚庸贅一辭

送司諫楊崐南君之江西按察副使序

古今人不相及世恒有是語吾固病其非通說也夫古
之人亦今之人也乃今士往往自遜不古若何哉天之
降才要無古今之殊今士間不古若豈才之罪也乎故
才與誠合古之人之獨至也特今士勿勉耳夫農夫之

治田也以耒耜乃其稼有成有不成則耒耜勿與之矣
操舟者之行江河也以維楫乃其載有至有不至則維
楫勿制之矣人受才于天以經畫庶理周施萬務不猶
農夫之資耒耜操舟者之假維楫乎顧其成與至曠然
不可同日語非才誠不皆合之效耶吾觀漢初在廷之
臣類多椎質少文其行顓顓若無可表述者然自三代
而下語治績終莫之過焉宋及中葉才賢踴偉輩出名
章章著簡牒視漢臣似非其倫比乃夷考治效之成稍

能不懈於漢鮮矣議論多而聲容盛意者才不盡出於
誠與明興治化遠軼古始漢事無足稱引顧自弘德以
來風習流尚正恐不免宗中葉之弊聞之君子即欲方
內興久乂之化非得才與誠合之士一出障反其波瀾
古治蓋難幾哉乃余上下求之迄未睹其或類者南吏
科給事中楊崐南君殆弁然蓬葆之章甫也君余南宮
所校士故獲悉其行事自少篤行肫肫由庭闈達之鄉
黨人稱之無間言其修諸家已斤斤不愧古人矣比余

與同仕陪都垂六年旦夕相游從考臨人材商榷政體
辨淑慝以明章瘕審利害以計因革日訪月求寸揆而
銖校之炳炳焉無不一出於誠者夫是以叅詳於舉錯
之微宣陳於旌別之顯靡不合天心允人志封章抒布
皦然精白著論建焉蓋君子之才既通之物變無不周
乃其誠又推之人情無不協宜有作必成試行所言皆
足致人信悅也今年夏詔以君擢江西按察副使在近
歲為殊陟矣當塗榮君欲使有位者之觀君之賢於是

其同案上虞張君魚臺甄君來索余言為君贈夫君才
誠所素蓄積即令列置漢諸臣間固當不愧汲鮑之儔
視谷杜輩俛仰阿世文采無當其實志君且怒焉懼免
之耳君行矣異時入持鼎軸任左右承弼之託慎無襲
宋議論聲容之盛侈虛美而害實政使天下卒受其患也
哉抑君往余江西則尤有深賴者焉自頃一二貴臣焜
赫當塗氣勢所傾動鄉黨能自好者無幾前輩長厚貞
亮之遺因之乎薰灼一變君以法拂表儀之素振矯其

敝剌篤修廉守挈然照式乎四壤十三郡之士若民漸
化於熟爛之久聞君之風有不更相悔惕思移易其未
殄者乎余慶鄉省之士將大有儆福於所媮壤也因二
君之請遂併私及之

贈通叅徐君考績北上序

古今論士曷嘗不本其器識才術為質哉然而能兼備
之者鮮焉是故深厚不伐或病綜理之難周多智善謀
猶譏沉斷之勿果久矣士勿睹其全也夫欲庶幾乎古

之人與非學固莫之成致矣昔孔子論臧武仲之智公
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終必文之以禮樂乃
可以稱成人故以四子之賢其卒未深於學之致尚不
可成所全也況其下此者乎夫後世豈少蹕特之士乃
恒不逮古之人者學與不學之異效耳余求友于天下
數十年觀今之士往往自愧非余及然獨以廊原徐君
為難能蓋其器識才術頎然既加人一等而學又足以
成之茲所以大拔乎流俗耶君始用易學起浙西浙西

士多從之游者其教人與所自成未嘗不以古人為必
可至泓涵之以大其受則宏足以居也揉礪之以確其
守則毅足以持也夫是以器能廣容而不隘識能經遠
而不蔽才推衆事之繁而不括其出術循羣物之變而
不疲其施矣茲君所為善成其身於學乎往余校試南
宮得君之文讀之嘆其克厚而不迫疏達而能辨私心
已占其器識之偉已乃縱觀其所馳騁曠乎莫之或拘
也旁觀其所采摭總乎莫之可亂也其才術兼人又不

於文概得其似哉此出司常郡理法應德唐太史間為
余言諸凡官此郡未見有及徐君者事上恭而不撓其
執聽下察而不遺其防乃廉與公又足為施措之主本
時與論學纚纚然固不可窮也夫太史素慎許與其於
人未睹所重若徐君者乃部使者交薦其賢大都類太
史所云其實足觀信矣迨召補諫垣衆方幸君之得大
行會觸微文鐫外君迨然無少動中也仆而復起通阨
殊遇處之于于若平時乃今自祿丞符卿改貳留納言

之省凡歷下大夫秩垂五年諸後君躋顯當塗陟樞筦
曳金緋殆不下數輩君鍛翼其後固惜惜未嘗一置論
校中茲滿考當報計其僚長月川劉君來問言夫以君
之賢假令即當鼎軸之任其建樹豈後古之人乎若余
之樛昧抑將何辭復益君哉雖然蓋聞之君子矣人之
器識才術得天者各有所獨盛率其履造非學固不能
無牴牾也夫器識而不精之以學則不足究幾先之微
若漢之霍子孟宋之寇平仲是已才術而不養之以學

則不足成順應之大若唐之李文饒宋之呂垣夫是已
在昔築巖之夫佐商中興其業固奮興于終始之典學
而以諸侯為周卿士者疊疊然自敝其國中至耄老猶
不倦勤焉故詩人歌其德儀比於圭璧金錫之美而本
其所致要非學問切磋琢磨之功莫致也古之人所以
坐進此道非後世之可及者其不以是乎徐君之志吾
見其不欲戾古之人矣茲往益篤其學之所至老而不
懈乎邇邁異時懋啟沃交修之功著抑抑睿聖之德將

由此其馴致夫

送浙憲長蔡公序

士君子欲有所建立於世固難可倖致矣不考古人行
事之迹無以廣材術於先不歷四方物情之變無以制
裁應於後此仕學所以相成而豪哲之士終其身疊疊
焉不敢自懈焉者也余行天下託交一時賢大夫君子
衆矣其稱奇偉卓犖之傑蓋尚多有之然能以是二者
周之身無遺施于理道而成務踴然若畏其建立之勿

至何其寥寥不數見也夫浮藻之藝修則棄古人行事
於糟粕故材術無以推其實虛詭之習成則輕四方物
情於芻狗故理應無以析其精仕學之不相為用萬事
勿逮古先其究非朝夕之積矣我藩伯敬軒蔡公殆異
斯倫與揆厥成致要於二道矻矻有深獲其名實日加
上下有由也公始讀書中秘余適承乏翰林備職事司
局視公列朋儕中斤斤信厚自律守余雖不數公過從
乃心竊慕用獨勤知其學不競浮藻而文有經遠寄重

之思行不徇虛詭而器有受大荷艱之用自一時同進
諸士咸嘖嘖誦歎其難及乃公則閤然若無以猶人不
少因所至自愜也此試政司馬數年歷廣右憲集晉叅
我江藩政本儒行以飭吏治推物情以通政要所至儻
然著成績頃歲嶺南之盜方合閩寇肆孽剽劫三省諸
郡縣猖盛我江藩罹其荼毒自百年所未睹聞者嶺北
一道尤盜出入襟吭勢駸駸魚爛土崩之漸矣公佐今
中丞吳堯山公殫心勦撫諸務宣布威德無憚勤瘁殊

類遂為之面內頓顙草志從化四壤因大寧謚焉資勞
茂著中外並稱之曰能廷議爰以公總浙藩憲政於是
南安守林君舜道贛州守黃君康感公在鎮浹歲凶渠
馴抑郡縣長吏咸得信其欲為之志事大小泯然絕患
害茲別公誠不能無重念余伉拙不能偕世自歸耕隴
擯迹當塗之交久矣雖於公幸夙知愧何能為二君言
其似者則以所私慨於中一二為公梗概之益今公卿
大夫仰承休德宜皆濯被披拭爭以材行自宣攄期無

負當年所任使者顧或求與用違往往聲實不迄副何也夫浮藻之論倡於上則學鮮近裏之功故多言憂其畔道虛說之習成於下則仕靡循實之效故飭志易以儆名茲二者天下之通患也士大夫所尚不同國之治忽恒因之而豈細故也哉浙東南首藩薦紳先生以學問相切磨成風其弊視他方宜稍間公茲往得無意乎夫降德弼教使人日遷善而不自知固上世所望于法士也矧公之賢為今天下士大夫所推信振其仕學可

以易海內人心之嚮往於浙何有明天子擢拜公意必
非顓顓法比辭聽其託者余不佞漫以愚言復二君俾
質之公倘不為慙且迂也尚用式諸四方其于世風豈
小補也夫

贈虔中丞吳公北上大理御序

頃數歲中閩廣瀕海諸郡既屢剝於島夷之難由是山
數幸亂之民往往竊發相煽嘯羣黨寇劫四放乃我江
西介在二藩省間其僻遐鄰比之壤民岌岌若危鳥巢

風枝將卵斂之莫自完也其在南贛二郡被屠掠焚蕩之苦殆環數百里無寧歲故二郡之民僅僅恃厦臺託朝夕而四省八郡所重寄承稟莫不倚厦為巨障焉朝議慮重鎮難得其人凡有推擇必慎舉才諳出衆表儀一世之賢以克選乃前後踐斯任者殫猷致忠或病事機之每戾出奇效算鮮覩疇功之迄成自茲官牘損其聲稱益余耳目所及數公矣矧在今事日棘而勢出異秉旄鉞專制視昔之獨柄無撓得自奮遂其欲推行者

尚可同年語耶大中丞堯山吳公浙名郡之特產也始
以御史歷按諸大藩所至岳岳樹巍績入佐棘寺從容
平反之議博大宏厚秉執靡騫人固久以揆輔望之矣
暨簡蒞茲鎮以來考軍實峙餉儲廣間諜密譏防申什
伍以明法嚴守望以飭備由是出納杜浮淫之蠹封宇
絕伺窺之萌威加強橫恩流畔援其宣諸禮化以訓頑
播文告以綏叛又恒軼超乎政令束縛之外由是盜攝
姦屏遠慕近懷四省八郡之眚黎若出湯火而濯清泠

之淵若遠行林莽而即通都大邑之周衛若辭枕干席
戈之危以從事俎豆衣冠之揖讓也由是誅鋤姦黠招
輯嚚阻仁之所感信之所結狡戾者輸誠凶狙者獻忠
無大小之勿馴若矣古之神武不殺威無加于鈇鉞之
施者其固循此道也非與肆今聖天子踐阼之始崇陟
俊良登列功叙念公之久煩於師律也詔以大廷尉趣
召公入若曰刑之大者莫如兵公能慎重其大者茲俾
持天下之平使民麗法而逮於刑不至有一夫受冤抑

焉其效殆章章可校睹乎乃在撫治之人自虔以及四
省列郡之僻徼其交走尸祝詠誦戚然若襁稚之失慈
乳無耄幼尚紛若也即為之長吏何以自塞其婉孌之
慕茲南安守吳君炳庶贛州守黃君辰所為望行愜而
動思睠祖道而含嗟者也以余嘗隸太史辱交公久習
知其行事不遠數百里遣介謁言佐厥行余以愚顛擯
棄於時閉戶省愆絕不敢一通訊當塗君子乃二邦侯
之請亟懇至即欲無辭以復得乎蓋嘗聞之往訓矣兵

以禁匿刑以詰姦皆聖人不得已為之制也故二政非仁者莫之能用夫澤墮傷于網密仁弛病於法峻聖天子思興至仁之化故期無刑止辟鞠然欲上與五三同風所願得公共理微但求于法比之審克已也公行矣推一方莫麗之仁以廣四海平緩之仁其功施大小庸當與誅鋤招輯一時者並論校乎哉

賀中丞吳公晉秩少司馬留總度鎮序

大臣興事建公能以才智著施用遺生民久長之安計

其人蓋自古難之哉非才智之難也才智一出於誠不
少變乎利害順逆之難耳羿之善射也其巧力固加人
數等矣然使神奪于心目之交而志分于弓矢之持則
雖百羿不能以一中王良造父之御古今稱絕技矣彼
其和車馬進退之節順轡御抑縱之用苟所執一累他
擾則專精勿致仆殆之患立及尚能以其技傳天下而
名後世也乎故誠之所致不可以卜揣求而才志之出
必由之非其人固莫之與也夫一藝且不能違矧興建

事功計民生久長之安其可忽焉不知所專事而欲汙
協乎成濟哉茲余于中丞堯山公撫定虔寇之績所以
深歎其難能私信公誠有所積故能不撓於利害順逆
之變足以當天下之大事也夫是虔開鎮以來上下數
百十年凡以才智負一時之望出膺斯任者衆矣乃後
先相承獨一陽明王公為鮮儼豈才智之果相遠歟抑
其忠誠素積有非夫人可及者故才智斯出沛然施用
不匱茲非王公獨至耶今觀堯山公行事比迹陽明可

謂異趣同揆其才智推見於事功者實能遺生民久長
之安皆誠之不可揜焉爾夫虔鎮所轄列郡壤錯四省
而多介乎嶺海江瀨之間長山深谷窮林危箐之相翳
蔽其民不可招而使也懸畛曲術盤隴僻疇之相參阻
其賦不可督而集也是故急之而亂絲勞緩之而溼薪
解久矣其難馴制也夫兵威不振之先則無以怵反側
之心禮化不漸之後則無以一離畔之志自王公去鎮
踰五十年昔之草面歸心著籍稱良善者今不知凡幾

易志其遺孽播流滋蔓而莫之難拔殆所在不可殫紀
故以勦則議格於勢險慮出師而喪威以撫則謀眩於
情慙懼墮防而納侮豈非任事者忠誠鮮積故變患得
搖惑而才智施用亦往往因之罔效耶堯山公方蒞鎮
之始即思盜不可徒撫非威無由效章痺於是首暴罪
狀於朝勝列三巢負固示以必殲固貸峙糗陳旅一戰
遂覆寇之衆斬馘六千有奇已乃乘破竹之勢驅犄角
之師函渠授首逆衆褫魄二巢逋黨因之稽顙祈哀乞

旦夕活天聲所揚庶物咸欣欣吐氣矣公念武不可究
特播肆赦之令遣郡大吏按行所部裒朋脅之衆聯以
什伍之法閔孱弔惲立學興教凡厥林林咸我赤犢視
公殆無懈慈母之依焉於是數十年稔患不崇朝並廓
清人頌公才智非常不知始興事之日利害順逆之計
紛陳互集能不變所守者幾誰一有所動則事功立異
其施用攸出非忠誠孰為之事聞天子重念公勞既極
褒錫之加無何遂以大廷尉召入而議臣言公茂績甫

建不可以易代間成事詔晉公少司馬秩仍留鎮虔中
於是我郡守袁侯某幸邦人庇扞有托不可無辭述公
美爰暨二三邑長盍來徵言於余余幸藉公之休獲守
先人敝廬庸忍概遜以拚公之大賜蓋聞盜亦人也古
不有德感殊類化及所難格者乎今之論虔計者不越
勦撫二道即公亦豈能易此顧施用各殊乃誠有至勿
至焉耳是故持斬蛟擊蛇之勇則盜可無勦而自畏懷
渡虎化鱷之仁則盜可不撫而自服夫誠積之效其不

可揜有必致茲公所為制度之本宜才智踴軼事功掀
偉非夫人所及也余將何以為公益側嘗聞之先正矣
功著于誠之積誠定於志之虛是故以千萬人之才智
為施用而不任一已則可廣衆思于不匱以千百世之
事功為建樹而不徇一時則可振宏業于無窮古大臣
所以格皇天而佑純命其道蓋若是而皆誠之所出者
也牧寧一方總陽明鎮虔休聞特公績用所托始爾不
佞無以副邦侯屬委卿申茲語用祇代瞽誦之獻云

送少司馬吳公赴南都序

自昔名世任事之臣非功業建樹之難遇其主之難也是故有明聖之主必能輔材賢而宏功業熙亮載翼之丕猷豈不焯然由上致哉夫察臣之能信其忠則讒邪咻之不為惑重臣之使程其勞則艱危畀之不為憂斯明聖所以究材賢之施用或疊疊於不匱者也在周盛時管蔡挾三監播流言不能奪分陟之寄於居東察其忠故莫可間矣晉衛率侯邦扞王室卒為卿士佐天子

修政重其勞故人知有勸矣及末季之衰十月以無罪
怨讒竄則忠者無所明其志北山以從事告劬瘁則勞
者無所息其躬當其時欲功業建樹之有獲不甚難乎
茲余于少司馬堯山吳公忻其遭遇之特盛私抵掌為
天下慶焉公持旄鉞鎮虔中蓋六年於今矣始以忠績
受先帝簡任繼勞勩久被今聖寵錫之蕃乃者公避言
累疏請休詔解公虔務入贊陪樞則又若念其久若欲
逸之期以晉展大用視成周分陝佐政之託可謂曠世

同符非耶公初試令振華聲歷踐中外要司踰二紀卓然負海內鉅望其宦履余不能悉摭述獨功在我虔中以近數十年耳目所睹記殆未有能儷之者頃陽明先生之烈縉紳士咸能誦說之矣揆今勢事人情視昔不知孰難易乃勞績多寡則又較然著明公所立章章若此何猶不免議者之譁也自公未臨鎮日島夷外訌勢方張莫殄兼巢寇內猖黨彌熾寢棘先帝廉公稠儕之中選於他鎮委以安攘大計公奮不顧身舉東南耆定

之績為已任壯節雄氣以破亮膽而褫逆魄若振槁故
前旆甫搖後俘隨載首披香寮之劇黨次翦大田之臣
孽濟師閩廣倭奴蕩迹久之博平遠趾始興大鑿漳湖
二源之界殘慙宿渠梟斬鮮遺類最後整師下歷惡苗
竟殲執訊舁馘多至不可勝紀電廓霆掃極一時一心
之愉快所犁賊壘積數百有奇陽明曩疏所列陳人以
為多且過之何成功之偉與公蓋稟蹕絕之材而持以
靖共廉慎之節平居跋踈蹈繩準及臨敵致筭奇詭捷

出握中變化若神鬼故所嚮無不摧靡處人情事勢之
難屹然無少疑介于中顧非賴二聖日月之明何以致
忠績勞勩之迄信顯若是遂使士論公是章章著白于
一時功澤遺之千百世有耿光在古名世任事之傑未
能或之先焉公遭遇赫盛何如也夫使小大有位咸知
臣節不可無振思勉企公行事即中智常材猶可效尺
寸於當年矧奇哲不羣之士乎哉世化感勵之機未必
不自公興起之茲余所以蹶然為天下慶也於是公戒

行有日矣明聖在上公得大行其志占績業當與名位
併進翊扶鼎極禔福蒸黔未艾也耕隴僉夫所日夜祈
祝我邦家治化之隆在廷有若公輩何患大猷不允升
乎

送郡司理鄭侯赴刑曹序

大江以西之郡十有三基列江嶺湖藪之間其壤俗要
不能皆齊乃我吉郡獨斷斷稱難治何哉政教勿一則
風俗不能使無盭風俗勿協則訟獄不能使無繁是故

其君子矜氣尚名或執見聞以蘄勝其小人巧術淦文
或持法比以銜姦賢不肖各售其濟私之長揉雜相尋
於攻取之塗由是政教日以貿亂風俗遂因之大壞漸
靡所成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自國家建郡以來惟我吉
特設司理二人其原可考推已頃歲省官之議數下臺
臣乃舉衆郡例格比裁焉識者恒慮郡獄詞日積久將
勿治計非得強明任事材智出衆常遠甚者不足以辦
之我長樂修齋鄭侯之至人占其難倍昔矣侯顧不顧

顯爰書亭讞之治而特以政教風習為先重事撓政教
雖勢權糾之不為避情害風習雖久遠鞠之不以緩其
要歸于崇化本杜姦萌蘄民之不抵法而已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
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侯蓋有察于是乎故
在郡三年要簡所稽牒不撿而自清法無擾而自振民
跼然有慈父之愛嚴師之畏士大夫得所觀式棄矜尚
以成其嚮往者抑有之矣異時二司理之政侯兼治之

恢恢乎若有餘施其強明任事雖材智加入數等然要之能先識其本故所成著有非傲功炫名取效一時者之可及云余自歸耕隴不交當塗諸公之間久矣侯上歲以事臨敝邑翩然過我於田廬此行秉炬對舟中傾談亹亹至夜分乃別其勤然政理之諏詢雖勞跋不少倦乎侯蓋真知黜已所有而以好問不自用為大非深於理道有至焉者能幾乎宜民之畏愛并而誦戴歸惠侯一日去郡而有悵然之感思也茲拜白補刑曹之

命郡別駕東莞麥侯以侯嘗於余謬相取也走幣以贈
言屬余歎侯之賢非一刑官足究其施用充所至將進
之輔翼魁政綱紀四維宜無不可任者銓宰之以是擬
召其無亦覘侯識治獄之本可與弼明刑之化即古淑
問邁種德之業不由此其權輿之與今天下之法密矣
儉臣操之以制威用於上姦吏倚之以肆朘削於下安
得深推其本若侯十數輩使落落布列海內諸郡與民
一更始邪侯行矣馳輕車於熟閑之道泛巨楫於久游

之川焉往而不得信其志者其尚廓虛受以廣好問之資矜失道以御勿喜之情則出其政學之素有沛然可周于天下一刑司頌美安足為侯後說也哉

送陳侯擢赴刑曹序

士君子欲建施一時以自著其效固不能徒致矣是故有所不為於先則守定而才可達有所必為於後則志果而事可成蓋古之能奮樹不泯者未有不本是為績用其善擇人成輔翼者抑固不越是道取之耳是故晉

之舉趙衰也以饋殯信其所不為而有所為者可識矣
故佐難之功立齊之任管仲也以射鉤察其所必為而
其能為者可推矣故踐伯之績顯余嘗歎古今人不相
及誠睹世之材傑士察于考已觀人之間有知揆擇所
先重不左謬其嚮往固鮮矣矧能矻矻自致其建施之
實哉夫修之於著而其微者莫之辨故不為之守亂欲
才之達譬引泉於滲瀆也勇之於易而其難者勿之力
故必為之志阻欲事之成譬累址於沮澤也士之不能

自成其所欲致與邦家不獲取士得賢之效其漸摩蓋
非一朝夕爾茲余于邑長錦江陳侯信其賢加衆人一
等以能挾不為之守而振之以必為之志不以今材傑
士概觀也頃余在留省邑人為言侯始下車即詢民病
苦斤斤持檢押不輕以一顰笑假人居常澹素自茹雖
畦菜之微未嘗問之市儈士大夫禮祭及諸例常酬予
在衆情所不狷拘者侯峻執靡纖濡其介厲若此然不
欲矯之為名也余因是知侯有不為之守矣莊政踰月

即取前令吳貞山陸侯所遺邑條約訂刊之附以律意
及諸民事所急要者列之教令俾父老次第講行迄今
為闔邑首便境有二劇盜橫甚積十數年勿除侯至立
捕縛肆諸市吏匿姦若山竊弊焚積總賦之胥垢臙尤
未易爬剔侯毛舉而根薤之前後刷被無留迹侯年甚
茂乃其周慮老成人勿及也余又因知侯必為之志殆
奮決莫之撓矣往冬余觴怒重人被搆歸卧病田間不
獲數造侯貢邑俗侯時枉車相過從耳其言諤諤循正

軌不以古道為勿可行也事諸大吏岌然直躬標已志
恥僂俛以趨時尚其于民患所存必極軫計然不以發
摘隱伏為能劑調於撫釐征科間務事集而民勿擾在
邑四年久未嘗一渝其初於戲侯蓋知審擇於斯二者
舉其先重而力措之行事可不謂守定志果皜然能自
著其建施者哉肆今政成人方慶休明幸際姦回屏而
正直升天子耳目之司必俟其首掄者迨比部之檄下
衆鞅鞅所望侯顧嫗然忻適勿自張侈其功能也人

益以賢之蓋吾聞古之君子仕道不以官擇彼所重誠
有在者矧生人大命寄諸刑司一失厥麗民無所措手
足其感效所極可以動上下之徵應斯聖王必慎簡制
辟之臣任之加於他寄託也夫持不為之守則貨來不
易其聽振必為之志則威富不能疑其斷以此豫治獄
明刑之本天下豈復有寃滯乎侯其行哉慎斯無懈奚
啻刑司之能稱已也由之以晉服大寮亮翊宏化固沛
然施之咸宜爾余雖老而衰尚庶幾扶杖隴畝一逖聽

侯名業之成

泰和康氏族譜序

自生民以來凡施大功德于世者其子孫必食開國承家之報是三代封建之所同也至其傳世久遠不墜絕則先王宗法興行有以維之使不仆是故有封建而後有諸侯大夫而後宗法有所錯封建既壞諸侯大夫各失其世守宗法欲無廢得乎是故無諸侯大夫之總別者則無百世不遷之大宗無大宗故合之不能統其同

無諸侯大夫支庶之繼嗣者則無五世更遷之小宗無
小宗故分之不能辨其異是倫缺義悖戚疎易而昭穆
亂其效在後世可推已故曰封建壞而宗法廢天下無
世家矣先王所以管攝人心正倫理厚風俗其具既無
所於託後之君子傷其敝而思救之以為由今之治欲
變古之道莫若明譜牒以導之之為近夫譜也者託空
文而寓行事其要歸於統同辨異反生人自始以救宗
法之敝者也有聖人作修其通變宜民之術使人各知

親親長長致天下之平其道固於斯焉備矣而世或忽之為彌文競之為末飾冒非所出之祖以誣先稽非所受之姓以詭後甚者援比無當纂附鮮據相尋於後誕之驚平恬而不之怪則譜道將為世教裂矧欲其救宗法之敝乎於戲久矣茲惑之難喻也吾郡世家知重譜牒蓋自宋歐陽公開先焉其法既播之天下為式程後有作者不能或加矣是故考泝百世則推大宗之統同更端五世則參小宗之辨異由之可以管攝人心正倫

理厚風俗巨室右族效為之不懈其以輔翼世教豈微
哉泰和康氏係出周太保召康公之裔子孫以先爵諡
為姓蓋稱世家于三代舊矣在五季之際有諱立極者
自金陵官太和留家二子延慶延恩擇壤揆卜延慶居
邑之爵譽延恩居邑之雷岡數傳而二族互有更徙然
皆不出其先世故址上下六七百年間名人顯士躡跡
振奮於當年殆不可殫數世經喪亂譜牒蕩滅無傳二
族遂據所近知為系久未能并之一也入我明文教四

暨雷岡有仲恭郡丞爵譽有存吾處士並汲汲于先牒
之修而輯續譜詔後顧襲沿相仍未及深推遠始考一
人所自出者故二族之分譜猶昔云近歲人爭以古學
相慕二族雋彥彬彬奮業庠序中咸悼譜牒勿治無以
倡教有家乃謀諸其老長合志增修肇推始基泰和之
祖尊為百世不遷之大宗其諸支分派別代有紹著並
以小宗五世則遷之法相例次視先正譜義殆合矣夫
康之先世積有大功德在民其子孫食厥遺報延歷數

千百年不衰蓋天之所祚也天之所祚代因其人作德之休固有曠百世為感者夫人能不自蔽其天故可荷天休命彌久不墜絕也余聞召康公之戒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而周公欲勉公以卒留也亦曰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夫本孝德為馮翼敬明之以治其身及乎其邦家是康公之能不蔽其天祚流子孫于百世者也康氏雋彥祇思先德抑思所以振之於不墮乎孟子稱孩提之童無不知親知長故愛敬由之可達乎天下誠以

人人各足自性之良能純天而不蔽若孩提之始有知也則親親長長致天下之平其道皆舉之矣康之先德所以馮翼邦家明俊民以啟後人夫豈有加於是者竄念思不忘則所為施大功德於世積而得天之祚引遺傳於久遠不墜殆所必至已非身有其實惡足以及之夫教出其身之實有是古所謂匹夫能化乎鄉閭者而況其初本一人之身之族耶余欲進康氏諸士以厥先康公之道故因其問序爰舉斯義特著篇首



洞麓堂集卷一